



我的爱可以怨的父母

◎夏芳

有人说没有见过一辈子不吵架的夫妻。我见过。父亲母亲，一辈子没有吵架。

父亲长母亲6岁，巧的是父母的生日是同一天。有人说父母是“金童玉女”托生，世间少有的般配夫妻。打记事起，常见爱好京剧的父亲把一些票友带回家，母亲每每笑脸相迎，端茶倒水伺候。那班男男女女有拉京胡的、敲鼓的、打锣的，有唱花脸小生的、花旦青衣的、老生老旦的……有时一乐和就是一个下午，父亲还会热情留人吃晚饭。这边母亲似乎早就知道要吃饭，已擀好面条。但母亲通常一边擀面条一边小声唠叨：“好歹有个星期天，让你爸弄成乱七八糟，连个清静也没有。”曲终人散，父亲是陪人喝过酒的，脸红扑扑的，酒后的父亲愈和蔼可亲。母亲开始数落，大致是父亲不体谅她的辛苦，油瓶子倒了也不扶，家里家外都是她操持云云。经常这样威胁父亲：“你再领着些狐朋狗友回来闹腾，我就掀桌子，回娘家，腾地方给你！”父亲只是“嘿嘿”笑着，还会夸母亲今天的菜炒得好，面条擀得匀细。母亲的埋怨渐渐止息。

母亲那时候每天要到生产队出工，父亲已是当地受人尊敬的中学校长。父亲体恤母亲体力不济，星期天和假期常替母亲出工。母亲在家也不会闲着，父亲若说：“让你歇息比让你出工还劳累，生就的劳碌命。”母亲会一边嘴里抱怨着：“我嫁到你们家没有过一天好日子。”一边手中忙着家务。

父亲退休时身体不好，有胃病、气管炎、胸膜炎、颈椎病等等。母亲一心一意照料回家的父亲，父亲居然一点点地离开了那些疾病。而母亲，老来患上了冠心病、高血压，曾经高挑的身材一年年矮

起初，他是怀着焦急的心情等待父母的来信的。第一封信他在收发室里就迫不及待地拆开来看，父母不识字，一看就知道信是让只上了三年小学就回家放羊的邻居勾子哥写的：“儿子：你身体好吗？工作好吗？晚上起床要披上衣服，别着凉了。”这封信对他这个大学生来说，实在是短而无味，因此拿到信时的兴奋转瞬之间就化为失望。

接到第二封信时，他开始感到父亲很无聊，因为除了把“晚上起床要披上衣服”换成了“睡觉时不要开着窗户”外，其余和第一封信一字不差。信的末尾，有一行写上划掉的话。他经过仔

细辨认，看出那是“我知道你手头紧，爹也过得紧巴巴”。这再清楚不过了：父亲想找他要钱，又觉得不妥，所以让勾子哥把那句话划掉了。对此，他的心顿生怨言：乡下没有多少花钱的地方，将就一下也就过去了。思前想

父亲的信

●李阳波

后，他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既不回信，也不看信。

如今他的抽屉里已经有二十几封父亲的来信。

这天，他刚洗完手，有人敲

下来，渐渐粗壮得有些庞然。

我在城里买房后，父母每年都会来城里到我的家中住几个月。父亲每天早晨6点准时起床，给自己和母亲每人冲一碗蜂蜜水或豆奶喝下，然后带着母亲到公园晨练。有个雪天，母亲看天气不好没有起来，父亲依然要出去。我怕路滑，阻拦。父亲说：“你妈那么胖，得的那些病都是缠人的。她哪天中风、偏瘫什么的，我得有个好身体伺候她啊！”当时我怔住了。

但错了。父亲73岁那年春天，患胆管癌，发现时已经是晚期。一向病恹恹的母亲在父亲病后，每日带着虚胖的身子，忙忙碌碌围着父亲转。父亲有时被病痛折磨得很烦躁，冲母亲发脾气，母亲笑笑：“看你爸，老来长能耐了。”好像父亲发脾气也是疼爱她的另一种方式似的。

父亲坚韧地活着，病后撑了两年又三个月，平静地走了。母亲没有大哭，她有条不紊地教给我们如何按着风俗送父亲。只是，母亲的双眼空洞着，让人不忍对视。

常和母亲通电话，母亲说着说着就会说起父亲，于是哭泣。母亲每每都是祥林嫂般地重复这几句：“你爸说话不算数，他说一辈子有他我就不会受半点儿委屈，他说要等着我不能动弹的时候照顾我，他说他要和我一起过一百岁的生日……”

那日和朋友闲谈，谈及孔子的诗“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”之说，又联想到钱钟书先生的《诗可以怨》篇。忽然间人恍恍惚惚，心头跳出几个挥之不去的字——爱可以怨。

想起父亲母亲，方真感知到爱可以怨。

门，是同乡小李。“你爸给我来了封信，问你出了什么事？为什么给你写了那么多信你一封也没回？”他有些愤愤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写信来要钱，见没有结果，急了。他拉开抽屉，拿起刚收到的那封信，狠狠地把信撕开。

当他将信纸抽出并抖开时，一张10元的纸币轻轻飘落在地上！他的心一惊，连忙看信的内容，见信的末尾清楚地写着：“我知道你手头紧，爹也过得紧巴巴，所以别怪爹邮的钱少。”他发疯似地把抽屉里的信一一拆开。每封信里都夹着一张10元的钱币，而信的末尾都写着那句同样的话。